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張德𢡟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六

藝文序一

南北朝

廬山碑序

梁簡文帝

夫日月麗天皇穹所以貞觀川嶽帶地后土所以維寧廬山者亦南國之德鎮雖林石異勢而雲霞共色長風夜作則萬流俱響晨豁曉吟則百嶺齊應東瞻洪井識

曳帛之在兹西望石梁見指寶之可拾誠復慕類易悲山中難久攀蘿結桂多見淹留

唐

送吉州杜司户審言序　陳子昂

嗟夫德則有隣才不必貴昔有耕於巖石而名動京師詞感帝王乃位昇武騎夫豈不遭昌運哉葢時命不齊奇偶有數也况大聖提象羣臣守規杜司户炳靈翰林研幾策府有重名於天下而獨秀於朝端徐陳應劉不

得劘其壘何王沈謝適足靡其旗而載筆下寮三十餘載秉不羈之操物莫同塵合絕唱之音人皆寡和羣公愛禰衡之俊留在京師天子以桓譚之非謫居外郡蒼龍閣茂扁舟入吳告別千秋之亭迴櫂五湖之曲朝廷相送駐旌蓋於城隅之子孤游淼風帆於天際白雲自出蒼梧漸遠帝臺半隱坐隔丹霄巴山一望魂斷渌水於是邀白日藉青蘋追瀟湘之遊寄洞庭之樂吳歈楚舞右琴左壺將以緩燕客之心慰越人之思杜君乃挾

琴起舞抗首高歌嗟皓首而未遇恐青春之蹉跎且欲攜幽蘭結芳桂飲石泉以節味咏商山以卒歲返耕餌术吾將老焉羣公嘉之賦詩以贈凡四十五人具題爵里

秋於敬亭送從姪耑遊廬山序　李白

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初嘉興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余拜見預飲林下耑乃稚子嬉遊在旁今來有

成鬱負壯氣吾衰久矣見爾慰心中悲道舊破涕為笑方告我遠涉西登香爐長山横蹴九江却轉瀑布天落半與銀河爭流騰虹奔雷激射萬壑此宇宙之奇詭也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窺焉羨君此行撫鶴長嘯恨丹液未就白龍來遲使人著鞭先往桃花之水孤負宿願慙未歸於名山終期後來攜手五嶽情以送遠詩寧闕乎

送洪州李別駕還任序　　獨孤及

别駕者甞宰三縣佐四郡未始不以康直為己任亦未始以康直衒己名仕有餘力則寄傲於琴趣逺是以曲高意精是以聲全得於心而形於手故非外奬所及當其操絃如操政焉時人知其琴不知其政善而無伐光而不耀故也今也來思上台觧榻卿大夫士從之如不及時因覯操縵之妙可以見從政之道是行也吾子其懋修乃德恪警爾位夫亦將抑與不暇求於何有繼揚郢音明旦將逺廬峰溢水大江間之風景可同而聽不

可共由是衆君子賦詩以壯别且曰備折楊黃華之韻用抒他年之相思

送宇文協律赴江西序

復周正之年天子以潤州刺史張公林爲豫章牧豫章之人既庶且富部從事縣大夫缺而不補先以檄徵協律於會稽時人皆賀豫章之得賢協律之遭遇君子則曰夫子刃有餘地不嘗切玉割小鮮而用其鋌無乃不可乎夫子曰不然盍其不患秩卑而患己素餐不患國

士之不我遇患遇之而不答苟有用我者吾其為執射乎於是舉帆西陵是日于邁然後知大夫之感義而不私其身也干越長路江皐暮春沈吟泰山悽愴鏡水豈不知今日斗酒明旦不共顧懷安敗名無勇也怨別傷遠非大夫也苟將中其道而成其務則萬里咫尺少別何有二三子其詠歌之以代雜珮

送薛處士業游廬山序

薛侯敦於詩固於學敏於行時然後言言而寡尤口不

言禄禄亦不及識其真者也為永歎而薛侯居之澹如君子哉若人也方以城市鄙於邱壑倦遊不如嘉遯是月也拂纓上之塵西遊廬山山上有峰頂大林下有東林西林化成遺愛六寺慧遠道生二公昔嘗眷戀於斯焉履痕屐齒遍滿崖谷神期肸蠁恒若對面之予之往獲心契矣苟藏器於身時行則行待之將來隱顯一致彼安貞者其或有利涉之樞機乎趙補闕驊王侍御定張評事有略各以文為貺記行邁之所以然余亦持片

言用代疎麻瑶華之贈

送李校書歸江西序　　于邵

與予中外表也親之至也異姓莫先睽隔不面老而方合可為長歎息矣曷期遠會於零桂之間哉大火之交南秋可畏其歊如蒸其華轉鮮昏霾而禽鳥欲絶曦赫而薄鑠無措易練不足以禦流汗並燎不足以敵炎氛予遷客也是甘其艱子薄遊也何在斯弊況依藉門戸本儒家之文行總貫陰陽乃王官之武備聰明精密道

不苟合真吾人之益者也以世多故始家廬陵悲鄉國之眇邈想邱園以蕪沒羈旅南土復何言哉季子無金末下妻嫂淮陰寓漂終取王侯無以風雨為晦無以名位自薄乘時體命其乃光乎予屬湘東之命子有滏西之役非適之適我勞如何雲天茫茫行矣自愛

送王司議季友赴洪州序

洪州之為連帥也舊矣自幽薊外姦加之以師旅十年之間為巨防焉當閩越輿區扼江關重阻既完且富行

者如歸適往之今民大和會故朝廷重於鎮定咨爾宗枝勉移獨坐之權實專方面之寄七州奔走而禀命一都風化以在我是以王司議得為副車況加彼數賢為之助理何憂乎杼軸為弊何畏乎寇賊不奔歟然則政由宇下風馳境上上下之交理道彰矣良辰歳首薛公叙離蒼然霜林墜葉為聚别怨既如此歳窮又如此豈長年之所獨悲抑同人之所增歎卬史官也歳職在書法以中丞宣力王室以司議碩畫幕中予將書之行矣

自念

送許校書赴江西使府序　　權德輿

紳冕之士角逐於名聲者必以射策東堂校文石渠為稱首於公範言之皆其細者予與公範尋世好以約交道獲申十年之敬出處多故及兹再會久飽諸公之議今日得之心色大猷口析精理可以稽合同異懸照是非夫然者焯當世之譽交大府之辟疾若機嚮不亦宜乎國家尚用兵車之會且思磐石之固俾賢王秉旄節

主江西諸侯辟書四下大搜雋望公範拭拂逢掖從容長裾赴知己之命仲丈夫之志固當酌六經精義以贊軍政俾介冑之下禮讓興行且以中庸明誠之根本覃思於文藻致用於政事發硎投刃固在於遠者大者庸詎知今玆一舉非圖南之羊角邪臨岐話別迭以勉固志業而已若愀然涕下以聚散為念此可略也衆君子置之

送從兄穎遊江西序

昔安邱敬公以王佐之才而運丁苻氏故經綸大略堙阨不振如其乘時行道可以財成家邦豈止於相區區前秦與王景略齊名而已時軋道塞從古以然德輿輿兄實承安邱之遺烈其後枝流以食舊德故兄能踐中行蹈貞厲守師氏之訓修君子之詞慤靜而用晦誠謙以居約者向二十年褎衣大帶名未登于王府方以一葦為航遊江湖間今將省家於上饒順流於潯陽羈旅之中未始以進趨為念鄙則不敏麤為哲九言之自十

數年間戎車居天下之半故純白清静之士多欝而不發其或倚佳名席世卿以取貴富者皆朝爲屠沽夕拖章組風波變化以萬萬計其次或雜與諸生之徒冠柱後惠文持從事使者之檄溢於府寺諠於傳置風流不還聲實相遠然則得喪本不足以滑曠士之慮又况今之得喪耶先師曰知足者不以羡自累行修於内者無位而不怍此二者可以書紳而三復也鄙夫所獻如斯已矣如其地理所歷與烟霧之候皆備於詩人之思此

略而不書

奉送從叔赴任鄱陽序

叔父端懿誠厚退然自牧博洽前載不以沽名待價為心德與羈丱時伏見從叔父義興君户部君送别二序自前秦安邱敬公至周千金恭公而下德善功烈辨其昭穆叔父承千金廣川清水三葉紹封之慶其素履淑行二叔父實詳言之爾來三十餘歲矣服義日茂用晦如初以仁愛任卹復趨選部銅章列城得之不勤昔季

路宓不齊理蒲與單父為孔門上弟弘之在人仁遠乎哉況番君故地理通下邑其壤沃其境清惠和簡廉可以游刃異日九江之西上百里課第於有司者其在叔父乎佐酒霑醉歌詩為禮有命曰爾宜序謹序

蕭侍御喜陸太祝自信州移居洪州玉芝觀詩序

太祝陸君鴻漸以詞藝卓異為當時文人凡所至之邦必千騎郊勞五漿先饋嘗考一畝之宮於上饒時江西上介殿中蕭侍御公瑜權領是邦相得歡甚會連帥大

司憲李公入覲於王蕭君領廉察留府太祝亦不遠而至聲同而應隨故也先是嘗舍於道觀因復居之竹齋虛白湖水在下春物萌動時鳥變聲支頤散髮心目相適蕭君悅其所以然也既展賓主之眖又歌詩以將之其詞清越鏗若金璧得詩人之辯麗見君子之交好詩既成而太祝有酬和之作復往之盛粲然可觀客有前法曹掾崔君茂實文場之舊以六義為已任攘臂拔筆而為和者惟三賢師友風驂迭為強敵志之所之發為

英聲其於奇正相生質文相發若笙磬合奏組繪交映君子曰侍御唱之太祝酬之法曹和之是三篇也不可以不紀況合散出處之未始有極耶以鄙人嘗學於是俾冠以序其或繼而和者用先成為次序云

暮春陪諸公遊龍沙熊氏清風亭詩序

暮春三月時物具舉先師達賢或風於舞雩或詠於蘭亭所以暢情靈滌勞苦使神王道勝冥大天倪吾徒朿丈體於府署以簿書為桊梏有日矣故因休沐之暇考

近郊之勝郭北五里有古龍沙龍沙北下有州人秀才
熊氏清風亭葢故容州牧戴幼公前倉部郎蕭元植賢
熊氏之業之文尚兹境之幽曠合資以構之創名以識
之五年矣初入環堵中有琴書披篁躋石忽至兹亭鄱
章二江分派于趾下匡盧羣峰極目於枕上或澄波淨
緑相與無際或孤煙歸雲明滅變化耳目所及異乎人
寰志士得之為道機詩人得之為佳句而主人生於是
習於是其修身學文固加於人一等矣况其志勵於螢

雪之下業成於薪水之餘則甲科令名如在指顧是會也有御史府楊君薛君環列崔君校理魏君皆以文發身或再戰再克予與皇甫君不繇是進亦陪其歡虛中曠然取樂名教而主人趨隅拜下敬恭得禮請酌古道徧徵歌詩因曰自十數年間佐是府者騰陵杳冥離會靡常衆君子用犖乎時未始有極然異日之適非今日之適也至若心同於内跡貂於外交臂瞪視吾喪我於此亭者一生幾何是不可以不紀乃次詩于屋壁各疏

爵里以為清風亭故事云

臘日與諸公龍沙宴集序

清祀嘉平著于三代蓋祭百種以報嗇表一歲之順成故吾徒亦休澣考勝用文會友龍沙古地大江在下可以縱遠目可以滌煩襟況簪裾成列觴豆備薦酒酣神王舉手拊節盡一日之懽遣百慮如遺二三子唯今日可以酒狂而不書是無勇也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余與河南元集虚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特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辯道深道建神照雲皋息慈寂然凡十有七人自遺愛草堂歴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頂登香爐峰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唯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絶晚于時孟夏如正二月天山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成口號絶

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處覓不知轉入此中來旣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文句因與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迨今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時元和十一年四月九日

信州刺史府君集序　顧況

上天文明以配我朝光照四海麗于百穀主文之臣如

太皡之於勾芒先甲之士也公姓劉氏名太真天寶中與兄太沖登秀才之科蘭陵蕭茂挺目以孔門游夏官踐御史左史尚書紫微郎祕書監工刑部三侍郎時謂得人翁然趨義恐在其後君既聳善心親人色與人行加人言勝人在位者見君之如此物惡其上自然不容君既施政春煦物雨濡物風動物惠歸物在位者又聞君之如此主恩人望斯未之替竟免其官亮彼褊人不徵細故必獲他咎竊名之黨自此而堅然則於是清譽

不奮哮嘵有聲或以其言黷朝典賤予西嚮泣拜曰不然日月有蝕五星有孛故能成天之紀唐堯之時亦有讒豎故能成堯之大夫國有蠹如樹之有蝎不敢蔑焉役文之士懼禍之不暇朝夕虔惕苟無深疵不敢言瑕春秋暮矣溫溫生疾竟終餘水之上君門深而不得覲舊廬邇而不得歸朋方覺而君已歿有文集三十卷遊名山而窺洞壑者略舉奇峰紀勝境至於鬼怪不可紀焉臨終賦詩意不忘本凡古人所詠山水遊仙田家之

什朊蔚羅走思以自適其可得乎奄忽之辰以況從表兄弟平生相愛手運遺札心存顧託家子諷誦厥德不忘前好得而敘之

送盧嶽處士符載歸蜀覲省序　崔羣

旄頭光明垂三十載不習俎豆化為侯王者十有八九焉由是隱逸憔悴羔雁不行蒼山沈沈側陋不顯建中初有峨嵋客符君發六籍棹三湘深入匡廬絕迹半紀學窺顏子之門閫文紹陳君之骨鯁逸慕嚴光之垂釣

志效管寧之不欺結廬熙熙人不知其然也頃予奉命江西三年往復彭蠡未嘗不詠湖月漱天倪造符君雲扃宿五老峰下動更晦朔不理還棹偶丹霄至人白鶴羽客搴靈芝跪天壇相顧永息乎蓬瀛豈復又縈於塵網覩君超澹愴興舊遊雖笑語飲食如常終忽忽若居大夢君家在岷蜀展愛高堂將聖賢典籍克人予幣帛所以激衰俗扇清風方伯地君不以厚禮遲吾子予未之信秋九月楚人歌采蘭以送之

送崔副使歸洪州幕府序　符載

今四方諸侯裂王土荷天爵開蓮花之府者凡五十餘鎮焉以禮義相推以賓佐相高長城巨防懸在一士苟人非髭彥延納失所雖地方千里財富百倍有識君子咸舉手而指之我主君常侍李君以南昌軍倅辟於崔君真得賢也崔君名税字公約天質方厚氣色淳重有端正之行業有操斷之利用柔則水順剛乃山峙工文章善笑謔言語飲酒可百觴交朋好與遊者如攀瓊枝

坐搖團油然竟日而不知厭也始以貞幹調補義興尉參河南府軍事割而不細曠而能斷蹤跡清直風聲鬱然是知動公卿之顧走羣府之檄士林藉藉有自來矣十六年冬自洛陽抵襄州歷江夏將祇承本府之命大夫何公上才碩望作鎮茲地十四年矣急才愛士與饑渴等每賓客至登麿門下陳榻者輒損折威重降就禮數徽愉周旋襟期洞開況與常侍交分重邱山疆場連風煙見我從事暫如會面不得不留連繾綣以道平生

之意乎繇是窮勝賞酬宴醵景無徒畫花不浪發江夏
郡東有黄鶴山山中頭陀大雲精舍顥師竹院惟一師
茶圃又有東城石壁壁前有桃李樹千株澤國多雨芳
華久困適值寒食前後天野晴明衆花齊發火然雪白
是日也或嗤丸劒之躍跳鄙絲桐之嘈嘈大夫乃減徒
御挈琴酒相與屢遊乎其間遺石而坐觸陰而息雅杯
徐行微微春風好鳥一聲為我笙鏞往復如此彌旬累
晝皆所以竭主人之志盡公約之歡也明發理櫂黯然

愁慕南浦悠悠别如之何於戲古人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實并之矣嘗恐後會追之不及恨恨正在於此耳公約得不思之乎得不念之乎展布才力好輔君子以成賓主之美乃所望也副相視事久困倦劇未能操觚抒思故小生敢於敘述冠於首章不知慙怍之無從也請咸賦春中一物為道路之志

送賀著作憑出宰永新序

李遠

會稽賀憑以著作郎出宰永新其行也其色似若有不

惮者一時學省憲府之友咸共語之舉杜甫詩云樽前失詩流塞上得國寶乃相與賦詩送别秦東亭隴西李遠獨後至舉杯而前曰予毋以邑小去國萬里而難治古者公侯之地方百里自秦以来大縣且倍而過之小縣亦不下十十而有餘漢晋以士為之宰俾敎其鑿井耕田養生送死而無憾歲賦其租以供軍國且以償士之直非以榮禄之也特養其廉以教民爾士既得民社之寄則早作夜止盡心以理之使訟平賦均老弱無懷

詐暴憎斯無愧於取直而不負其所寄矣今永新之爲邑也僻在江南西道吾聞牛僧孺之言與荆楚爲隣其地有崇山疊嶂平田沃野又有寒泉清流以灌漑之其君子好義而尚文其小人力耕而喜鬬而其俗信巫鬼悲歌激烈嗚嗚鼓角雞卜以祈年有屈宋之遺風焉今子往而宰之勿以險遠難治而自貽伊戚也以樂易近之均其賦息其爭因其利而役之則無怨明文王之政以教之使知禮讓則尊君親上養老慈幼悉知而勸

於為善自無懷詐暴憎之習矣然後手揮五絃于堂上樂其志高山流水間一動一静居仁由義皥皥熈熈同登夀域矣吾屬在憲府與考績黜陟之事待子三載而來歸報政也勉之行無忌

宋

題宜春臺序

劉嗣隆

江南古郡袁為佳麗之地若宜春臺者又郡之所謂勝遊也闤闠之旁崛起數百尺陰森竹樹掩映棟宇逺而

望之峻不可陟按巒徐行坦如平地周覽川原下望人煙四時佳景羅列目前為一州之壯觀萬象之遊息矣夫名山異景在處有之而皆出於郊野之外巖谷之邃若根盤里巷之間影落軒窗之裏則未之見也某甲子歲自臨川奉詔移領是郡下車事簡首登斯臺愛其臺之高而名之美也徘徊終日欣然忘歸廡廊之間惟相國王欽若寄題詩一首在焉重念由韓吏部而下為郡者鴻儒巨賢清塵相望又郡之人盧肇袁皓輩皆魁傑

士也無隻文片字書其上豈好奇逐勝之心有所未至耶抑不為好事者所保有所遺墜耶不知其果如何徒使曉煙暮雲咸有鬱鬱之狀嘉木修篁如聞太息之聲且世之言南昌滕王閣者衆矣覩其雉堞之上閴其無覊異之迹豈足與夫斯臺爭勝哉而王勃為之序播在人口又丹青者畫其圖傳之天下何幸與不幸有如此者某因成七言四韻詩一首題其上雖不足以繼風雅之末亦自類乎發潛者其屬而和之者凡八人雪勝㬌

之遺憤補前賢之闕筆亦詩人之職也

送曾鞏秀才序　　歐陽修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入太學與其諸生羣進于有司有司斂羣材操尺度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絫黍不中尺度則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衆人歎嗟愛惜若取舍非已事者諉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亦不以責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不幸有司尺度

一失手則往往失多而得少嗚呼有司所操果良法耶何其久而不思革也況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已魁壘其於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棄之可怪也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予初駭其文又壯其志夫農不咎歲而菑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穫則豈不多耶曾生槀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豈敢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

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使知生者可以弔有司而賀余之獨得也

同學一首别子固　王安石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

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為正之道予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為予固道正之予固亦以為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予固作懐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益亦嘗云爾夫安驅徐行轥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别予固以

相警且相慰云

八境圖後序　　蘇軾

南康江水歲歲壞城孔君宗翰為守始作石城至今賴之某為膠西守孔君實見代臨行出八境圖求文與詩以遺南康人使刻諸石其後十七年某南遷過郡得遍覽所謂八境者則前詩未能道其萬一也南康士大夫相與請於某曰詩文昔嘗刻石或持以去今亡矣願復書而刻之時孔君既沒不忍違其請紹聖元年八月十

九日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序　　陳貽範

漢孝宣帝甞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天下之廣郡有太守能用良稱者幾人哉且鄱陽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為楚東境後屬吳史記言昭王十二年吳伐楚取番益其事也秦并天下曰番陽縣屬九江漢更為鄱陽縣係豫章後漢建安十五年吳大帝時張昭等議以豫章土廣人夥請分置廬陵鄱陽二郡初治鄱故城

後徙呉芮城即今之所治也梁天監中置呉州陳廢為郡隋平陳罷郡為饒州大業仍為郡唐武徳四年平江左乃復置州則饒之為州殆四五百年矣推諸牧守無慮近千人然摭于廳壁記自開寶八年偽唐歸朝有鐵林軍主張仁忠權知馬迄元祐壬申朝奉大夫鄒軻凡六十有八人而比閲州圖經序賢牧内史者止呉周魴晉虞溥隋梁文謙柳莊梁陸襄唐馬植李復七人焉求之州圃間有周虞梁柳陸馬李七公與顔魯公并文正

公畫像以千百歲而守者近千人而其著于圖記繪像者陸虞二内史梁周二太守柳儀同馬常侍李刺史顔范二公九人云二千石之良不幾於難有耶余倅于饒見魯公雪程小娘被寇事特道其始末而圖其像以附文正公之祠堂是賢太守不可得而多也噫鄱陽之守近千人著于圖記繪像九人而公之德尤不泯饒人為之立祠班春堂天慶觀州學之講堂凡三所由景祐距此僅六十載香火不絶牲牢日盛較以千人間流澤之

遠惠愛之被獨公一人而已矣然公之遺風餘美實浹于物每見於民之去思又豈止夫祠堂而已乎公視政日所以制作修創之跡游賞吟咏之舊莫不敬而念之余因采其所敬念者命曰范公鄱陽遺事録非敢儌名於世庶其垂話於後而不事於名棠之歌咏也且公始通判河中府徙宛邱歷延慶杭越蘇潤青潁邠耀鄧永興一十二郡純猷茂績燦在國史家集奏議間何假於是歟如公所至有恩鄧慶二州民與屬羌畫像而生祠

之御篆以褒賢碑額青史傳載四方千載固已聞之矣竊疑饒之遺事或有所未聞者安得而棄乎紹聖乙亥六月丁卯序

送陳淵幾叟遊廬山序　李綱

江南諸山廬阜為最北枕九江南據星子奇峰秀嶺綿亘連絡不可名狀號為山林瓌瑋絶特之觀士大夫有高世之趣者多願遊焉政和癸巳之夏予自豫章之京口道廬山下便風順流日數百里願遊而不果往晝卧

舟中仰望五老香爐諸峰巉然倚天雲煙出沒頃刻萬
態欣然樂之自謂他日裹糧以償夙願不難耳迨今八
年薄宦羈束願莫之遂臨風撫心每有遺恨今幾叟来
裝不遠千里而往觸隆暑涉長道不以為勞其志豈特
欲盡山林瓌偉特絶之觀而已哉兹山之南有人焉修
行如幻三摩鉢提歴諸世故備嘗艱難如夢如響如光
影如空華其心安然不為毀譽之所動揺其容渥然不
為窮困之所枯槁其視瞭然久而益明其氣温然老而

益壯幾叟將往見之為我致問無量居士少病少惱否起居輕利否世事可忍否云何修菩薩道云何修菩薩行願得居士謦欬筆墨之餘以作佛事使初發心者多所饒益幾叟歸其有以語我若夫山林環特之觀幅巾杖屨逍遥徜徉騁懷寓目必有佳句從而寫之當裒集次第并以示我使玩味諷繹如親遊其間以慰願到未遂之心焉因用之序以識别

泰和曾氏農器譜序　　　　周必大

紹聖初元蘇文忠公軾南遷過泰和邑人宣德郎致仕曾公安止獻所著禾譜文忠美其溫雅詳實爲作秧馬歌又惜不譜農器時曾公已喪明不暇爲也後百餘年其姪孫來陽令之謹始續成之凡耒耕耨鎛車戽蓑笠銍刈篠蕢杵臼斗斛釜甑倉庾𠪚類惟十附以雜記勒成三卷皆考之經傳參合古制無不備是可補伯祖之書成蘇公之志矣其叙牛犂蓋一編之綰鎋予嘗學稼因演其說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世以爲

三代予謂不然牛若常在畎畝武王平定天下何不歸之三農而放之桃林之野乎攷周禮祭牛之外以享賔駕車犒師而已未及耕也不然韋以蹊田正使藉稻何足為異乃設奪而罪之之喻耶在詩有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又曰有畧其耜俶載南畝以明竭作於春皆人力也至於穫之積之如墉如櫛然後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為社稷之報若果使之耕曾不如迎猫迎虎列於蜡祭乎厥後王弼傳易以為稼穡

之資宋景文公祁闢之曰古者牛惟服車書肇牽車牛易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牛耕葢本賈勰齊民要術予謂輔嗣固失矣賈氏及景文亦未為得也按論語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此聖人格言也葢犂田之牛純雜牝牡皆可祭牛則非純非牡不可故曰騂且角也注疏乃以犂為雜色騂為赤純色角為周正近世諸儒並從此義今觀周禮牧人時祀牲必用牷牷純色也外祭毀事用尨尨雜色也是則純

雜之辨也封人設其楅衡魯頌夏而楅衡白牡騂剛是則言角之意也竊疑耕牛起於春秋之間故孔子有犂之言而弟子冉耕亦字伯牛彼禮記吕氏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賈誼新書劉向新序俱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大率在秦漢之際何待趙過特教人耦犂其一牛費省而功倍爾易傳出於魏晉弟見牛耕不復考其初而賈公彦考工正義遂謂起於後漢其失尤甚然則山海經果荒誕歟曰班固藝文志

山海一篇而劉歆所較凡三十二篇定為一十八篇固已不同歆又云出於唐虞之際今考史記以不窋為稷子譙周已謂世代不合況叔均乎故無錫尤袤定為先秦之書非夏禹及伯翳所作甚明其在春秋之後無可疑者世人習熟見聞多惑是說予之譫諄亦可哂哉若杷之屬揚雄方言往往三名來陽既書之矣遂使它日枚舉名物採方言而附之非所謂後世復有子雲者也

續修宜春志序　　張嗣古

九邱之書不可得而見矣然禹貢一編其於山川土地之别貢賦物産之宜靡不登載則去古雖逺學者尚於此乎有考後世郡邑圖志之作其幾是歟宜春為江右名郡韓文公典州日愛其賦税及時人安吏循閭里無事異時因餞客嘗寄意於江山多勝游之句然風土之可紀者葢非止江山一事而已郡舊有志往往考訂不精詳而或失之煩簡而或失之畧牴牾重複覽者病焉而況距今六十年間事多興廢沿革則大書特書以詒

悠遠誠當不一書而遂止也宗卿滕侯撫藩踰年一新簡陋典章文物尤所經意乃命郡博士林君護新醴陵大夫張君耕博訪舊聞蒐輯放失隨事編摩臚分彚列釐為若干卷於是一郡四邑之事迹粲然如指諸掌將鋟木以永其傳乃屬予為之序予晚學不足與斯文惟侯之為此州也約己厚下民懷吏孚講明利病以序罷行皆所以為一方長久慮也而束於簡書局於歲月有不得以盡行其志焉則是書之作豈為無意哉揭敎之

米雖蠲而取於民者未盡平也折絹之令雖格而和買平糴之害未能除也珥筆之誘雖弭而風俗之醇猶未偏也防患之意雖至而李渠之利尚未復也以至山川之氣未發田里之力未寛鬼習盛而未革官府備而未完變通而推廣之是豈無望於後之人乎予故考述侯之志著之篇首庶幾因其書以求其意有以充其惠於無窮云侯名强恕金華人嘉定十三年十一月

江西詩派總序　　劉克莊

呂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内何人表顯潘仲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詩存者凡二十四人王直方詩絶少無可采餘二十三家部帙稍多今取其全篇佳者或一聯一句可諷詠者或對偶工者各著於編以便觀覽派中如陳后山彭城人韓子蒼陵陽人潘邠老黄州人夏均父二林蘄人晁叔用江子之開封人李商老南康人祖可京口人高子勉京西人非皆江西人也同時如曾文清乃贛人又與紫微公以詩往還而

不入派不知紫微去取之意云何惜當日無人以此叩之後來誠齋出真得所謂活法所謂流轉圓美如彈丸者恨紫微公不及見耳派詩舊本以東萊居后山上非也今以繼宗派庶幾不失紫微公初意

吉水縣文昌鄉義役序　　文天祥

吉水縣文昌鄉某都建義役復淳熙成規也予同升陳君某既為序則貽書於予曰願賛一言使鄉黨隣里有所憑依且庶幾儌福於君之筆俾勿壞予懼不敢當以

其為義役不得辭嗚呼義役之不行而差役之紛紛何甚也民無以相友助相扶持乙曰甲當役甲推乙乙復曰甲輾轉而聽命於長民者之一語時則其權在於官官無以自為也吏雁鶩行鉗紙尾而進曰某宜差某有以私其人則改曰宜某時則其權在於吏一方之版籍吏胥主之高下其手索於多寡之實時則其權在於鄉胥閭閻之間紛爭之儆桀黠者乘間而起告訐因之而差役以亂時則其權在於姦民受役者有二三年迄無

一事有不幸而殺傷盜賊罹於其境不旋踵家破時則其權在於天今陳君與其鄉約曰爾役日月若干爾末減若干爾費若干至若干以上助若干一惟公是據處之者無愧辭承之者無拒色是役之權不在官與吏與鄉胥與姦民與適至之天而在吾鄉里和氣間義之用大矣且利久遠而無訟仁也使人知有遜讓禮也不以資姦智也盟而無敢先後信也一舉而五常備焉豈惟義哉鄉之長上其申告子弟曰如是而福如是而禍守

約者久處敗羣者交罰使一守是法永永無斁則其於是邦之風俗不為無小助噫亦安能下其法於天下哉

指南録自序

余自呉門被命入衛守獨松關乃王正二月除浙西大制撫領神皋余辭尹引帳兵二千人詣行在日夕贊陳樞使宜中謀遷三宮分二王於閩廣元夕後余所部兵皆聚於富陽朝廷擬除予江東西廣東西制置大使兼廣東經畧知廣州湖南策應大使未及出命陳樞使已

去國十九日太皇除余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駐高亭山距修門三十里是日北帥即引董參政以兵屯椎水教場城中兵將官紛紛自往納降予欲名富陽兵入城已不及事三宫九廟百萬生靈立有魚肉之憂會使轍交馳北約當國相見諸執政侍從聚於吳左丞相府不知計所從出交贊予一行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且意北尚可以口舌動也廿一日至高亭山詰北帥前後失信帥辭屈且謂決不動三宫九廟決

不擾京城百姓留予營中既而吕師孟來予數駡其叔姪愈不放還賈餘慶者逢迎賣國乘風旨使代予位於是北兵入城所以誤吾國陷吾民者講行無虛日北知賣國非予所容也相戒勿令文丞相知未幾賈餘慶呉堅謝堂家鉉翁劉岊皆以府第為祈請使詣北方葢空我朝廷北將甘心焉二月八日諸使登舟忽北人遣館伴逼予同往予被逼脅欲即引決又念未死以前無非報國之日姑隱忍就船方在京時富陽兵已退趨婺處

等州予俟間還軍苦不自脫至是欲從道途謀遁亦不可得至京口留旬日始得鹽商小舟於二月晦夜走真州翊日守苗再成相見論時事慷慨流涕予致書兩淮間合兵興復苗賛之甚力初三日早制司人來乃出文書謂丞相為賺城欲不利於我苗不以為然送予出門勸奔淮西予謂此北反間也否則託辭以逐客也李公仁人使見予必感動遂之維揚苗遣五十兵四騎從行夜抵西門欲待旦求見呵衛嚴密鼓角悲慘杜架閣謂

李公必不可見徒為矢石所陷不如渡海歸從王室予然之自是日夜奔南出入北衝犯萬死道途苦難不可勝述嗚呼予之得至淮也使予與兩淮合北人懸軍深入犯兵家大忌可以計擒江南一舉而遂定也天時不齊人事好乖一夫頓困不足道而國事不競哀哉予至通聞二王建元帥府於永嘉陳樞使與張少保世傑方以李郭之事為己任狼狽憔悴之餘喜不自制跋涉鯨波將躡屩以從意者天之所以窮餓困之而拂亂之者

其將有所俟乎時德祐二年閏月日

趙維城洗冤録序

漢法殺人者死我國家式敬由獄尤於人命重致意焉情法輕重相去一毛轉移蔽欺其謬千里吾儒坐論書史志其大者固自以司空城旦之書桂後惠文之學為不必講不必講可也而一日臨事懵然受成其為誤不少愛人利物之心謂之何哉近世宋氏洗冤録於檢覆為甚備宋氏多所敭歷益履之而後知吾邦趙君與㯶

甫階一命而能有志乎民反覆駁難推究其極於宋氏有羽翼之功矣使君自此有中外之績日增月益豈曰小補之哉書曰獄貨非寳惟府辜功又曰無或私家於獄之兩辭祥刑之本也讀趙君此編而於書再三焉雖不中不遠矣

師正錄序

訟九五曰尚中正下四爻竟至於不訟子曰予師以正孰敢不正惟上九一爻犯終凶至錫帶三褫豈師之者

之罪哉居卦之終為險健之極蓋其矯揉非百倍其力有所不能茲易所以為憂患之書也龔君子輝宰吾廬陵其聽訟必據經守法不肯少委折以貳民聽凡斷筆備書之册踰年幾三帙名曰帥正録大哉君之用心乎廬陵訟最繁自君視事日以銷殺從所帥也然猶不免於有録而録不免於再且三風俗所積其嚚也久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縣古諸侯也使君私其土子其人敎化之入人也深則是録可以無作今之縣三年一替君

之所試曾幾何時讀是録也庶幾期月而可者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君而以無倦行之是録也固筌蹄之粗也歟君名日升豫章人

元

贈教諭榮應瑞序

吳澄

豫章之武寧分寧山峭而水清人生其間者大率任俠尚氣雖士亦然蓋其土風然也榮應瑞亦分寧士官崇仁邑校三年與少者相安與老者相得内無町畦外無

圭角自始至逮官滿如一日藹然如周旋揖讓於洙泗之間視其鄉之士風無毫髮肖似予其敢以分寧之士伍之哉夫生於其鄉而異於其俗此世所謂非常人也況其發言馴雅而不媚其處事雍容而不懦是又得其士風之善者夫如是使之有言責必不依阿而詭隨使之有官守必不罷輭而不勝任惜乎沉晦於下僚局促於冷職而未得以展所蘊故予於其去也勉之益加培養以俟時及予之未死也猶將見其有立於世也

送南城教諭黃世弼序

臨江黃良孫世弼爲建昌南城教官將行言於予曰盱江之爲郡有李泰伯曾子固學行文章百世師表某將惟二子者是慕是傚以率其鄉人士以庶幾於寡過然疇昔嘗聞先生緒言教者之所以教當進於古之聖人則似非可以如二子自畫其詳可得而聞乎予曰今之職教者苟度歲月以俟敘遷能思其職慕傚先賢以圖寡過者益鮮况又不肯安於小成而欲進於古之聖人

子之志如是可尚矣抑古聖人之教人初非過為高遠而以人所不可知不可能者強人也因其所固然革其所不然者而已矣生而愛其親長而敬其兄出而行之朋友娶而行之夫婦仕而行之君臣此良知良能之得於天而人所同也以其所稟之氣質不能皆清且淳故於倫理之間有厚者有薄者有全者有偏者有循者有悖者於是而有萬有不同者焉聖人之教使人順其倫理克其氣質因其同革其異所以同其同也契之教也

順其倫理之同也蘷之教也克其氣質之異也世弼之處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有可稱無可議而討論講貫脩身踐行又有日長月益之功所以順其同克其異者固已知所以用其力精之熟之持之勉之以此治已期於必成以此率人人其有不從者哉

送李教諭赴石城任序

昔宜黄李君蘷友以太學名士釋褐爲贛州教不及禄而其子仲謀中教官選再任得石城教石城贛州屬邑

也予少時客宜黄親見贛州之所以教其子者又見仲謀之所以學於家者往往異於常人益自宋末舉世浸淫於利誘士學大壞童年至皓首一惟罷軟爛熟之程文是誦是習無復知為學之當本於經亦無復知為士之當謹於行贛州之教子則不然仲謀九歲以前論語諸經皆能成誦年雖幼德器如老成人不待父師繩束循循於禮法之内逮其父時已如此父既没而孝養其母謹飭其身益勵於學以能有所立今之往石城也諗

於予曰新制取士以經明行修為首好尚近古謂宜一變可以至道而學校承襲舊弊不知所以自新之方凜凜焉以經未明行未脩為憂嗚呼今之任教事者靡不哆然若有餘而仲謀獨慊若不足此其賢于人也遠矣哉予之少也嘗有志於古人荒落久矣何能有所裨益於今之時俊乎雖然不敢不誦所聞古聖遺經先儒俱有成說立異不可徇同亦不可虛心以玩其辭反身以驗其實博覽而歸諸約旁通而貫於一一旦豁然有悟

則所得者非止古人之糟粕也人之一身内有父母兄弟夫婦外有宗族姻親朋友近而鄉黨遠而四方推吾愛親敬長之良能以達乎彼何莫非吾之所當厚善者寧厚毋薄寧過毋不及夫如是經豈有不明行豈有不修者哉而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人病不為耳今之往石城也試以斯言與一邑之士詳究而實踐之殆必有契於疇昔家庭之所聞也其毋厭予言之卑延祐丙辰九月之望

送黄文中赴西㵎書院山長序

昔夫子删詩定書叙禮正樂賛周易五經備矣猶曰託之空言不如載諸行事也於是乎作春秋漢儒專門明經學者往往引春秋斷國論其最純者江都董相也其言以為為人君為人臣為人父為人子皆不可以不知春秋然則春秋之為用大矣哉友人黄孚文中家世春秋學而文中玩索遺經貫穿三傳二百四十二年之陳迹歷歷如燭照數計發言處事每據經援傳以為證使

漢世專門之士復出未知其孰後孰先又推類以讀通鑑綱目之書一千二百餘年之得失治亂縱橫商略有若身與其間此讀經讀傳之餘效也今長瑞州西澗書院或謂西澗之難處非他書院所可同予謂不然明春秋者臨大事决大議破竹解牛罕所凝滯況於居小官應細故而有難者乎為是說者葢不知春秋之為用者也葢不知文中之為人者也於其行也酌之以酒而書之為贈

送婁志淳太初赴石城縣主簿序

石城主簿婁志淳將赴官予昔與簿之叔父道與甫同年貢士交契猶兄弟視簿猶從子也於其别也惡得無言哉簿之大父艮堂翁宋嘉熙庚子以詩經貢越二十九年戊辰特恩對策授迪功郎尉饒之德興翁之伯子德剛甫簿之父也咸淳丁卯以詩賦貢次年登進士科授迪功郎尉袁之萬載並轉從政郎一授福州監鎮一授吉州法曹值革命隱不復仕既而翁暨伯先逝簿之

諸父仲叔季在鬚眉皓白儀觀甚偉儼如商山老人畫像至朔望深衣巍冠領羣子弟序列家庭接見賓友一如司馬文正公家範士大夫之家能存承平時禮法之餘風婁氏稱鄉邦第一當路為皇朝收拾遺逸道興甫充濂泉石林兩書院長志淳亦以湖北康訪使程公薦長南嶽書院簿注寧州教再注南康路教以至於今遂分縣寄夫石城贑之鄙邑地偏俗樸近年隸寧都州民苦於兩屬償親臨之官又不憫恤之民無所倚矣簿世

儒世宦恂恂慈祥薰沐聖賢之書講聞仁義之實益非一日潔身如秋霜之肅愛人如春陽之煦民其少瘳乎予不以居小官為簿之慊而以遇好官為民之幸有胡廉者石城士也簿其詢焉

送左縣尹序

宋初割撫州之南城縣置建昌近郭多石山巖險䴥礪故其民俗剛毅士生其間其行往往峭峻介特蓋其形勢然也南城之東南鄙士民接壤析為新城縣其山獨

奇秀明麗而民俗士習亦肖之宋三百年儒科相尚撫之縣五建昌之縣四九縣之中其八縣之登進士科者豈無長才異能而僅占第二人以下推新城縣有進士第一人謂人物之無關於山川形勢不可也宋亡儒科廢後四十年始復而士以善書服勤於翰林國史院者歷月九十則出仕與進士之高等同恩數渥矣然南士之得與斯選者厥惟艱哉貢舉初行時予于校文得一士曰饒樸新城人文工行淳良士也其明年試禮部報

罷以特恩肩儒學教授選中予薦之於集賢充國子助教而未用也今承乏詞館又於史屬得一士曰左祥亦新城人才優守固良吏也新受承直郎廣州路香山縣尹而去予於是益信新城之山川多產英彥也夫其才之優也必能有裨益於民其守之固也必能無玷缺於身祥也往哉聞廣東之郡縣有以良吏稱者必予也夫

送李文卿序

古之仕者三後世行可之仕幾於無而際可亦或鮮矣

大率皆公養之仕也夫既曰公養則有親者凡以為其親而已於養不便不仕可也益人之大倫五父子其首也孝於父斯可移於君自非貴戚大臣身繫社稷安危膺託孤寄命之重不免以公義奪私情苟守一官一職去就繇己而諉曰委身為國不顧其私雖曰不貪榮吾不信也猶記數十年前仕而少虧於子道清議不容不以人類比數坐是終身淪廢者有焉竊怪海宇混同以來東西南北之相去地里遼絶有違其鄉而仕遠方者

於其親也或五六年或七八年或十餘年而不一省不惟安否之問甘旨之供闕至於畜妻抱子新美田宅於它所而其親自營衣食自給繇役於家窘窮勞苦而莫之䘏老矣而無歡或不幸永訣而不相聞甚者聞而不奔又甚者匿而不發飲食衣服言語政事揚揚如平時噫是豈獨無人心哉其淪染陷溺之深而然與其未嘗講聞禮經之訓而然與可哀也已邇來國典許人子以終養終喪此孝治天下之第一事也頼風流俗之中能

自拔者誰乎饒陽李文卿温温有君子之德其家七世不分異其太母逮見元孫年九十九而終其父年八十文卿佐漣海兩州戎幕力請解官歸養期年而後遂買舟北渡於是兩州人士及見者聞者為詩文以褒美之夫文卿是舉人子之所當然然行之於人所鮮行之時亦其天資之粹卓然有以自拔於世矣歸侍其親諸弟諸子諸孫林立乎其前緣是盡人子事親之道則立身揚名將俾天下後世聞風而想慕不但二三子區區之

襃美云爾

臨川晏氏家譜序

虞集

臨川逍遥峰福勝院主僧師吉以所修晏元獻公家譜相示深歎其委身於釋氏而不忍忘先世之疏闊因其族兄某得其譜系而敘錄焉按其譜自師吉上距於元獻八世距尚書公六世蓋元獻公九子尚書則第八子之子尚書六十三而没尚書之子生三歲而孤是以師吉之系歷三百年而才八世云爾宋之南渡秦檜專政

誤國胡公邦衡慷慨一疏當時偉之至今讀者猶憤發有生氣豈知尚書之疏尤深切著明憂思治法無不畢備世臣之言固當然乎而學者鮮得見之然國史有尚書之傳今又幸於私記叙譜而見之也君子之言其不可泯也如此乎予昔待罪國史嘗以職事求於先宋之故家遺記得燕山竇公儼賈公昌朝之後人皆為貴官於國朝傳系可徵而譜牒遺逸矣最後得閣中陳丞相堯咨兄弟諸孫之留居鄭州者子孫之分居東平曰某

為御史來求先塋碑而得其譜之略故宋盛時若吕申公韓魏公富鄭公曽魯公司馬溫公桐木韓家子孫南渡後仕宦功業猶可考見内附以來邈乎無所聞於四方聞曽氏有子孫在泉南數十年前北方曽氏有仕於南臺者至泉南以世嗣求拜其家廟慶歴從官莆田陳氏之裔孫旅為余云而今亦不可考矣及余歸僑臨川郡之大族樂侍郎史後人尚多而未甞見其譜王荆公子孫四十年前在金陵甞見一二人今祠下亦有一二

人耳而晏氏之子孫莫盛於尚書八世之後乃有去為釋氏若師吉者凛然思其宗支緝累其家世行事歲月如此賢者之傳固當有見於後世矣又聞王岐公子孫有官撫州而留居者其孫卒於外孫李氏家又得桐木韓氏之譜於其諸孫之留居臨川者南澗公為之序者也故家之子孫數世之後雖隆替不可知予於晏氏之譜有不勝感歎者矣思古人於既往望喬木而遐思故書此而歸之

按譜序多係一家世系之私言今概不録獨存此篇與義門陳氏族譜序以故家遺俗於此可徵云

送孔元用序

歳庚午殿試後集與閣學士阿禜存初候見直廬存初慨歎相語曰更一科後科當輟輟兩科而復復則人才彬彬大出矣又歎曰禜不復得見公猶見之應之曰得士之多誠顧如存初言方今文治興隆未必有輟貢理存初國家世臣妙於文學在上左右華年方飬斯文屬

望集老且衰見亦何補耶又歎曰數當然爾問何以知之弗答也後三年集歸田而存初有玉樓之召乙亥果停貢今歲聖天子科詔興賢一一如存初言猶願此舉得人亦如其言則區區畎畝之愚誠也臨川素號多士前七舉進士者予弟仲常與黄養源同年張國賔予校藝南省所得羅友道予忝讀卷時所奏也今年臨川之士預薦者六人前此未有如此之盛者元用闕里之系清江三仲家之傳曽子白南豐之後劉良甫墨莊公是

公非家子孫當汴宋極盛時皆文學知名大家去之三百年而有子孫並薦於今日徐國基之高大父嘗為試官得周益公程文題之曰此有公輔之器時以為知人涂自昭張直方皆再舉直方尤老於文學者六君子之世業積學豈苟然僥倖於一日者哉予以州里耳目之近以推其遠而未知者則彬彬多材之出其徵詎不可信哉元用質粹而文高與予白皆予素所期望者行省將歌鹿鳴而勸之駕元用亟來山中為别其意尤古乃

賦詩以餞之并寄諸君子云

送黄敬則之官序

至元甲申之歲集從先人始來僑臨川之崇仁時内附未久淄萊李忠愍公方領其軍定江右鎮豫章鹿泉賈公以文臣為使奉詔分閫綏撫其士民思有以畏服衆志而安定之起文雅通練之士知名一時者以慰民望故宋進士之在崇仁者猶十數人衣冠甚偉獨宗正寺簿思梅黄公為諸公一起為之賓客氣象議論多所感

發旣而河東劉公於洪學親聽其講說焉劉公爲許文
正公高第弟子經學節行方正嚴重其爲此舉也風厲
激昂四方翕然歲丙戌寺簿公沒忠愍元子龍川公以
世家仍鎭其部歷階省府貫公劉公子弟之往來於洪
者皆以其先志求寺簿之子浮山君開館塾而禮貌之
中山趙公樸隱持節再至與君處無一日之舍而李氏
之子孫至再世皆稱門生弟子君之生平客授之日多
於居家矣龍川以平章留樞筦嘗與翰林集賢薦君僅

一拜文學之命而君不屑也使其子仕為學官則敬則也敬則自浮梁改遷太平需次者五六年恬然以居略無躁急之意是以學者稱焉仍改至元之五年孟夏之吉敬則來告曰有人自太平來趣治其學事求一言之贈焉集為席與坐而告之曰世祖皇帝以天兵臨鄂渚之歲歲在己未我先尚書解組永州道過崇仁為姻戚少留始識寺簿公寺簿公登進士第時實寓我尚書臨安之别第而我參政少寺簿公十歲甲申之來得相從

者三稔焉我先人浮湛田野簞瓢屢空不計聞達浮山
君友道崇篤每為諸侯大夫稱誦之趙國董忠宣公之
延敬先人則君與清河元文敏公實啓之也及忠宣還
朝先人即歸田舍浮山君亦漸倦游相處東西家講學
修行無食頃不相求始終無間言人以為有古君子之
風延祐己未先人即世浮山君年已六十視集少有十
三年待之若稚弟焉及集再召還朝而君歿矣既老而
歸君已不可復見頼敬則之家居也時有過從之樂今

出而服官政集得無言乎集嘗聞諸鄉之遺老云歐則曽大父梅𧂐先生方盛年富文史教授近郊之巨室中夜有求見魯男子者先生絶袖抉闔而走失道墮巨浸中衣絓水柳而止聞有人聲相呼者云此人有子登科謹護之旦乃得解而歸家人恠問之不答也而館人或歎其事而泄之後三年丙申而寺簿公生造物之報卓行君子昭昭如此可不懼乎可不敬乎今内附且七十年寺簿公之名德雅望浮山君之清才懿學再世積累

漑被其子孫充碩盛大方殷而未央也可不知所自乎夫善必積而後成非必一事而可責報於天也然而一念之烈其發之不可遏若是此孟氏之論學所貴乎擴而充之者也吾敬則橫經於其堂以其祖父之所教而教人者豈足以盡知之至於善端之發確持而不變勇行而不絀者尚有以廣君子之澤哉子行矣予待子於蓬蓽之下三年而歸有以為告焉采石之上有我先忠肅公遺廟在故人覃懷薛公超吾守郡時為起斷碑於

草莽而植之誼不可忘也集過祠下又已六七年子弟之至者亦一二年矣敬則經行幸為集省其庭柏階草焉

送墨莊劉叔熙遠遊序

元統甲戌予自史館歸僑臨川從清江墨莊劉氏賢子孫之分居金谿者得見其先世遺墨遺事與羣賢交游之翰墨蓋三歎其文獻之懿久遠而能使人不忘也其後叔熙氏歳登華蓋山必及於門予嘗與叔熙論其家

書因及靜春戒予通錄實有助於名教恨其書不大傳叔熙曰諾有家藏舊本當刻而傳之一年而書成宗族鄉黨受而讀之遠近學者願得之臺省有知其書不遠千里使人求之信乎錫類之不匱也叔熙又謂予言族人諸父昆弟願合其財力先取公是公非兩先生之文而刻之而公非集頗有遺脫將訪而足成之故緩他日叔熙又以自清江至金谿族譜及侍讀以來所與歐陽公王荆公眉山蘇公昆弟南豐曾子固諸家之書與劉

氏相關者及靜春與諸子所往復備録為三巨編受言誦之慨思古人之不可復見也予早辭親游京師館授以為業每懼夫於道未有聞也至於古今記載名物制度之類又皆空疎不足以酬應觀於昔者斯文之盛有歐王蘇曾度越前代而侍讀公兄弟父子博學洽聞森然參著於其間聲望畧等何其盛哉故予每執筆茫然博雅之士未嘗不歎息劉氏於二百年之上也往者承乏之事文宗皇帝於延閣清燕之暇曲賜延對訪問故實

著述文字幾無虛日於是時也則前日所愧於是益深
豖詒讀進士對策於殿廬得劉性粹東劉閒閒庭諸君
之文而奏之後知其賜官廬陵臨江因告以其説而屬
之曰劉氏之書惟春秋意林及三傳權衡刻本在學宫
而所著傳尚闕其他成書者猶十七八種惟西漢書注
或附見於本書七經小傳學者或傳寫讀之其餘葢罕
傳焉而靜春氏等諸著述未暇數也宜訪而廣之二年
前閒庭刻小傳於臨江粹忠刻弟子記於旌德皆摹寄

以屬饜予之嗜焉因以其貳與叔熙叔熙歸讀而告曰與家藏本無異也故家子孫若叔熙之拳拳於先世草茅俗陋其可以小愧乎哉世祖皇帝時江南大臣有奏言國可滅史不可滅上甚善之命史官修遼宋金史時未遑也至仁宗時屢嘗以為言是時予方在奉常因會議廷中而言諸朝曰三史文書闕略遼金為甚故老且盡後之賢者見聞亦且不及不於今時為之恐無以稱上意典領大官是其言而亦有所未遑也天歷至順之

間屢詔史館趣為之而予別領書局未奏故未及承命
間與同列議三史之不得成蓋互以分合論正統莫克
有定今當三家各為書各盡其言而覈實之使其事不
廢可也乃若議論則以俟來者諸公頗以為然然每思
史事之重非有歐公之才識而又得劉公之博洽以資
之葢未易能有成也予聞前輩言渡江後眉山李公仁
父就蜀置局著宋通鑑長編而北兵猝至盡亡其書走
至東南多追憶以成書凡數百卷是可以追及劉氏者

歟宋晚禮部尚書王公伯厚最彊記而我從大父秘監公與之齊名予不及見王公秘監公𫎇世祖特起之任以輿地之事今其書在秘省予幼時得豫章布衣孫闕吾每得書覽記之不忘又能叅錯攷定非是每有問必舉之終其篇蜀人范大冶亦善記甞言幼在蜀從予先世得盡見六經緯時為予讀一篇予時尚小不能通其說時范已七十餘矣其後同朝友侍講四明袁公伯長益學於王氏得其記言之要而泰定執政東平王公繼

學見書輒記無復再覽領政事省朝省吏牘過目無所遺皆異材也然今惟王公在耳此予所親見者也朝廷必欲成一代之言不有如此數君子其克有濟乎戊寅春叔熙來别將游觀乎燕趙齊魯晉宋之郊予曰善哉子之遊乎愼毋苟然也觀夫山川之形勝封域之離合考古人之遺迹風氣之變通習俗之升降文史之遺闕皆子家學能事也以子清通明敏因以肆其學問資其見聞今聖明在上必有述作之事濟濟之多詎可遺吾

叔熙者乎

鈐岡續志序　　　　歐陽元

郡縣之圖志何為而作也國有賢守令猶家有賢子孫守令保圖志以治分地子孫保關劵以治分業能治其所有即為賢矣因田野之有定界也而考其有汚萊者乎因户口之有定數也而考其有流亡者乎因賦役之有定制也考其在公者有湮没在私者有暴横乎因士習之有舊俗也考其有可匡直而振德濯磨而作新者

乎治之無倦則田野可闢戸口可增賦役可均風化可以日美人材可以日盛矣然則圖志可一日而闕乎分宜有縣起宋雍熙至南渡嘉定間謝令謀作縣志不果淳祐黄尉始克成之混一以來更六十有七載浚儀趙侯尚之為尹乃作鈐岡新志以續前編書成適予至侯以予於是邦實多桑梓之誼以序見屬辭不獲則顧以昔人治官如家之責告夫求匃於吾邑者庶知前人作圖志之意非徒以廣紀載備考訂而已將以為勤政之

一大助也推本作者之意亟勉述者之事吾邑吾民其多幸矣乎

送錙文廷之清江録事序

安成士登第自錙文廷始調清江録事得視牧守縣大夫為親民長官自重宜矣其行歐陽元重告之曰周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今之録事治城市闤廂大略相同而古今之制則不侔矣古者都邑如井田畫為九區前二區為君之宫之廟社之廳治後一區為

市左右三區為民居市别為四門日出而啟惟民得入
馬葢二畝半在邑之農也其餘大夫士凡有爵禄者入
市有罰所謂出一幕一帟一幅一帷之類是也内而天
子之都外而諸侯之國同一法其君過市則有刑者赦
所以别尊卑也古法簡古俗淳惡嚚而抑末尚爾今夫
録事所治則市人居民出入同其門綜理同其官而況
百族之寓公四方之游士官府之府史胥徒兵戎之游
徼以逮卜祝老穉之流又下而百技工巧駔儈負販奴

容倡優淆處而雜由之如是而望其布治教平政刑一其量度禁令如古司市法不既難矣乎雖然儒者將為政必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此亦其有道者乎或聞元之言而笑之曰迂儒者欲驅市人而讀周公之法欲進録事而行孔子之政其可駴也特甚嗟夫文廷儒者也進士也元語儒者語市人哉

豐水續志序

揭傒斯

王順伯修豊水志之六十有三年已陞為富州又二十五年李君肖翁典鄉校居五年乃輯淳祐以來城池人物時政之蹟及前志所未備者為續志六卷條敷類析窮蒐極簡將以垂信方來惟東南物產豫章為下故班孟堅曰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蓋自古然矣是書於貢賦之變未嘗不再三致意使為政者戚焉有動乎中思復其舊政教所施必録其善而遺其不善此居其鄉不非其大夫之意亦作志者之法也君以碩學粹德

起文獻之家居儒師之位祠先賢育人材無所不用其道猶惓惓是書而豈徒哉君子尚求李君之志

送習文質赴辟富州吏序　　傅若金

國家萃人材廣文治然科舉所取士有恒數承平既久士益自奮為學舉者日多江西歲就試且數千人而預貢禮部南人纔二十有二於是不能無遺才焉朝廷亦恒視其能之小大所勝而録之使各稱其用國初定令儒生願試吏郡縣者優庸之而不屑為者有矣及比年

倖進既多正途日塞持法者病其壅於治也則閉之門而固拒之冀杜其濫而儒者亦緣是而胥厄焉凡子弟之有志祿仕者茍非藉世冑之資其不由刀筆發身則不能以達吁亦其時使之然與識者知吏治之不可不資於儒也顧名實何如耳新淦習文質將以儒術飾吏於富州而問言於予以別文質尚究夫國家用儒之實哉富為上州雖大府不敢含而遠大臣之所監臨風紀史司之所糾察行一政善其上必先知之行一政不善

其上亦必先知之而黜陟係之矣吏於斯者可不慎乎然文質以儒名者也昔者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文質之於儒庶將爲君子歟毋使由他而吏者得以藉口則豈惟一州哉雖大府行之矣豈惟一府哉達上下行之矣

瑞陽志序　　楊升雲

郡邑之有圖志其來尚矣葢自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而圖之經始見班孟堅載地理之志而志之書始行禹貢

一書載天下山川土色田賦包貢草木甚詳而聖人定
之以為經漢高帝初入關蕭何先收秦圖籍以此盡知
天下阨塞則夫郡邑之圖志豈細務哉瑞為郡昉於唐
復於宋國朝因之歸附且百年百廢具舉獨圖志闕焉
至治初元普寧崔公棟實長郡幕獨慨焉墜典之未修
言諸總府僉以為然廼屬筆於予予惟方今四海會同
窮天所覆極地所載悉屬來臣若瑞郡者何可勝紀不
有圖志則非惟地理貢賦無所考且將無以垂後於是

始收録官府案牘類而編之且參考舊志摭以新聞使因革互見燦然在目為圖於首則職方氏之遺意也列志於後則班孟堅之家法也門分類析綱舉目張覧者如視諸掌後之來者按圖考貢且以徵輸庶幾無壅蔽之患而亦知前之為政者能識大體云

贈宋國賔還贑序　　王沂

至正辛卯冬予客遊寧都識筠陽宋才卿氏才卿於是為賢判官見其二子國賔其次也眉目娟秀又為宋氏

才子弟方讀書有大志因内交焉癸巳秋變起倉卒才

卿死王事尚書全俟子仁令國賔攝先職謁大府儼然

在憂服之中予固知其志不在是也次年國賔之鄉先

生艾君祥氏讞獄凡癸巳之首禍殲之國賔始洩其憤

又次年天子陞尚書恭江西大政僚屬以次遷轉國賔

亦授鎮撫之職君祥因妻之以予師次青原予客艾氏

與國賔凡三遇而其識見才智各因時而長每辱以師

禮視予交好甚密屬戊戌江淮兵變衆寡不敵麾下適

有他志者叅政遂退保上流以節終於贛予與國賔處憂患日久而操守不渝國賔事君祥如父奔走上下觸風雨冒寒暑於生計無少怠視世之懷名裁己辱先喪家者為有間矣乃壬寅仲夏由章貢訪予隱居相與道故舊間及父讐國事未嘗少釋於懷貧窶極矣未嘗一動於心嗟乎國賔由富貴而貧賤而患難自少至長嘗卓卓有過人者予久欲書之秋七月既望告予南歸予於國賔舊且好故述交際之初終與其所守之大概使

四方知条政公雖以節而逝而其門人從事能承公志者未甞無其人則予之所以贈國賔者孰有過於此顧離别依依之態復何足為國賔道哉

廣信文獻録序　　危素

信東南大郡也其山奇拔其水清冩其鍾而為人有文章尚節概自唐吳武陵父子及校書王貞白啟其端緒至於宋室南遷中原故家多僑寓於此而士習益盛由簽書樞密院事張公叔夜直祕閣知同州鄭公驤以來

皆能伏節死義尤足為是邦之重矣余家隣貴溪之境少讀柳儀曹作吳君文集序奬譽備至親往求之卒不可得而武陵之文亦復不傳及被命脩宋史信獨無一字送官攟拾他書僅成數傳其間闕遺固亦多矣益州縣無良吏家無賢子孫使忠賢泯沒史家有遺佚非可惜哉永豐士舒彬文質時客京師睹其事而慨焉乃發憤還其鄉網羅散逸得昔人所為文辭久而會萃成編題曰廣信文獻録文質居貧方汲汲於養而寢食之間

不忘乎此訪求故家世族至於浮屠老子之宫殘碑斷碣無不蒐輯衆頗非笑之而文質不啻其老師宿學及聞前代故實者則曰盛哉文質之舉也已而日積月累可以更互考見數縣之事及再遊京師假公私書補其未備而所得益富文質將還江南徧求以紀載之向使廣信之人皆有志若此則呉氏父子之文安得并與飄風遊塵壹歸於湮沒耶

太平十策序

太平十策者臨川艾君本固之所著也其綱曰開經筵以廣聖學謹儲蓄以備水旱行銅錢以助鈔法嚴考績以擇守令崇節儉以厚風俗汰冗員以厚正官奬廉讓以化官吏舉孝弟以正民彛通資格以任賢才修武備以振國威艾君上書時今太師忠王方入相得君書大喜中書參議何庭蘭世稱能吏亦曰君言可用下之部而吏議沮之不報余嘗論之四民之中惟士有天地民物之責雖窮居草茅其慮必周於天下後世此昔之君

子先天下之憂而憂也君處田里之間民生之休戚見之詳矣國政之得失思之熟矣而又能窮經考史以損益古今之宜此十策者蓋其燦然可舉而行者為國而不先乎此則以為治者皆自詭而已顧豈可以老生常談視之哉今夫居高位食重禄者非無其人而乃使布衣之士焦心勞思徒步五千里奮然言事言之而又困於吏議吾不知其何說也因閲其草稾書以歸之

山菴圖序

聖井山在信之上清宫東南上為神龍所居嵗旱禱輒雨盎人跡罕至之處延祐中永嘉金蓬頭先生修其學於先天觀風月良夜乃遊聖井山捫蘿而上樂其深邃高遠也裴徊久之其門徒頗為構室廬以待先生之來余家雖隣境距其地不數十里朝發而夕可至且余性嗜佳山水而先生又心所敬慕者然僅能相從於先天所謂聖井山者未能一遊徒見其積翠千仞高入雲漢則其幽夐可知矣方外之友曰方壺子者早棄塵事深

求性命之學從先生最久先生既去人世方壺子稍出

而遊觀天下之名山至於京師曾未旬日即思南還與

之交遊之素者爭挽留之張君彥輔知其志之所在乃

取高句驪生紙作聖井山圖以慰之彥輔君里人隱老

子法中而善寫山水嚮者侍臣有進其畫於延閣上覽

而說之余數從講官入直嘗與古畫並觀幾莫可辨矣

然其畫人所罕得雖遊從之久者亦不能强求也初魯

國大長公主好名畫以自娛玩欲得其畫而張公終不

肯與他人可知已今獨嘉方壺子之高趣而為是圖方壺子謂余本山人戀祿於朝去其田里甚久故特以相示使不忘乎樵牧之事亦反招隱之道也方壺子將結菴於金先生故隱之東偏約余為投老之計其亦古之交宜然耶歐陽子思頴之詩曰及身强健可為樂莫待衰老須扶擕則余之非才乞身而返其初服有日矣方壺子其候我於仙巖之上遊哉書其後以要之云耳

送劉子鉉序

至正二年皇上有詔作遼金宋史執政與總裁官等集議設修寫四十人用翰林國史院書寫十有六人國子伴讀籍記部令史各十有二人遼金史卷帙不甚多既已進上獨宋故史記載詳備今史氏勢不得盡削而野史雜記當參證者不可勝筭於是政府選能書者廿有一人以布衣辟寘館中廬陵劉鼎乎鉉與馬令御史大夫高公以中書平章政事蒞史事嘗掩人不備猝然至局唯乎鉉與廿人者朝夕不怠而字畫又皆楷正高公

甚喜揚言於朝宜官之總裁官用史官言按本朝故事大一統志成書者廿有五人經世大典成書者二十人皆用為儒學教授今所修史尤為繁多而廿一人宜遵先朝故事官之然廷議卒用為郡學録縣教諭且檄外中書授之予鉉名在江西檄中行省參政康公曰吾史官也知廿有一人者有功於史亟白僚長擇便地近闕處之予鉉授吉安之龍泉學教諭予鉉且南去京師故舊分題賦詩贈之顧予鉉方盛年其學水涌而山進用

以施教於一縣既不足以酬其勞又不足以展其才或疑予鉉不能無介然於其中者余讀周官書古者閭有塾以鄉大夫士里居者為左右師或曰父師少師或曰鄉先生凡朝夕有教焉歳時屬民飲酒則為之僎介自門左席於尊東所以考德問業刑善而勸賢也今一縣之大其廿五家之閭葢不知其幾龍泉又予鉉之鄉邑乃往為之師則朝廷之待吾予鉉者可謂厚之至也予鉉尚益思所以報稱哉

仙巖圖序

信之貴溪南行八十里至龍虎山余嘗從漁者買小舟泛溪流行數里得仙巖自舟中仰望峭壁萬仞衆巖棋布如轆轤酒瓮仙倉仙棺不可枚數有三人者同坐巖中俯觀流水然或隱或顯意非飛仙不能到也樵者雖極力攀緣至絶頂僅可俯窺而石磴嵌空終莫能即至順中居民係長綆大樹上縣竹籠坐一人其中稍至仙棺巖前以長鉤鉤二棺墜溪水中棺皆楠木所製一棺

中有玉迹環而已或云堯時民避水其上故其遺蹤存焉余嘗辨之堯時河水為患矣其横流泛濫惡得至此境耶緣藤蘿而上有大巖可容數百人益折而上至其顛甚平曠浮圖師架巖為宫室復登舟行數里至桃源太史范先生嘗為之記及舍舟入山造演法觀漢張天師鍊丹處猶髣髴可見又有水簾洞者瀑流瀉厓上若縞練飛而雷霆吼入洞中可坐雖疾趨衣巾必沾溼至鄒尊巖亂石為門扉中多黄精薯蕷蹲鴟之類鄒尊者

古仙人也大抵千巖萬壑草木秀潤非遯世好奇之士無因而至方壺生學道於龍虎心迹超邁不汚塵垢時時寫山水有奇趣若武夷匡廬恒岱華不注諸山數為余圖之而仙巖者又嘗所坐卧其間者也然其人遊方之外莫可測度興之所至不問姓名亦漫與之否則雖一筆不輕與紫陽王君達善得其所寫仙巖圖寄至京師求余識之因序所嘗遊者而自惜其汩沒世事而不知返也

經邦軌轍序

經邦軌轍十卷臨江郭君慶傳之所著也其目則十有二曰格君進賢恤民正己守法勉學去邪絶私識量職任兼聽寡欲各引經史於其端而證以國朝名臣之事其後則君自為論斷以發明之監察御史以君所著有補於當世薦於朝集賢翰林兩院校其書亦以為善乃按令式命為學官君持其書使余敘之嗟乎經邦之道夫豈易言哉令夫梓匠輪輿猶有俟乎規矩準繩而後

可以作室制器況於身居輔弼疑丞之地廢興治亂之所係豈可以不學無術者苟充其位使陰陽不和水旱洊至社稷其有不至於危亡者乎傅説之告其君有事不師古之戒周公有兼三王施四事之思古之聖賢莫不皆然後之經邦者不求昔人之軌轍而遵行之其可乎哉今皇上嗣大歴服勲賢並用君所著書適際其會然而藏諸有司而已君雖受官以去猶宜繕寫進於延閣頒示羣臣俾公卿百官咸知經綸邦家具有成法一

旦舉而措之宜不至於曠官而敗事則君著書之功何可計也

送郭真人還玉笥山序

世祖皇帝受命自天非獨一時豪傑文武異才並爲之用而山川百靈罔不率職方是時常山劉文正王以沈機大畧最爲親幸且通祕術行師用兵之際役使鬼神多著奇效乃作祠宇於究平之西山開平之南屏山以祀太乙六丁之神俱號曰靈應萬壽宮常山王旣薨嗣

居之者非操履貞白明於道術者不得與茲選至元五年四月己丑朔今皇帝勅玉笥山道士郭君宗純為第八代祭酒真人降璽書寵嘉之其所館兩都靖治所在戒嚴真人龎眉皓首深居林壑時人望之已若古仙異人未易狎習既十年乃言於朝將歸隱於故山則其高風益邈不可攀矣名卿大夫士聞真人之知止自足有契於老子之旨為詩歌以送之而屬余為之叙蓋至順初第六代真人毛君退林於龍虎山杜門簡絶人事脩

然自得余固已歎其浮遊塵埃之表非世俗所能汨沒者及今觀郭君之歸後世將益羨遁祠之多賢也惟其輕世故薄功名然後心無所累而可交於神明吾於二君子見之矣抑常山王初嘗寄迹方外及其遭逢聖明超拜上公之爵然處之泊如也二君子無乃聞其風而興起者歟不然何其去就之從容如此哉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六